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二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二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志二十六卷(二)

〔明〕范王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詩問略一卷

〔明〕陳子龍撰

一七八
一八三

詩觸六卷

〔明〕賀貽孫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詩意一卷

〔明〕劉敬純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鈔本

詩經朱傳翼三十卷首一卷

〔清〕孫承澤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孫氏刻本

四三五

詩志二十六卷(二)

〔明〕范王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志二十

六卷》提要

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陳大士曰：篤公劉召公詩及之者，有二義焉。近而文武王季大王遠而后稷。周公旣言之成王，旣知之矣，則未知乎。公劉之勤勞尤大也。且近而文武王季太王也。其及之親親也，遠而后稷。其及之始祖焉，義而率之不可以已也。獨未有及乎公劉者？以其非親，又以其非始也。召公則曰：公

詩志一卷之二十

程定之列

劉之勤勞尤大也。武王追述宗德，業已克篤言之，固不在大宗之列乎？而遺之也。

萬云：周肇于有邰，不窩鞠陶，播爲戎翟，後四遷而始達于鎬。邠固遷始也。故後之人陳說感動爲之頌公劉。

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殷，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殷，以作其怠。此召康公之志也。

詩揆曰：篤是朴寔頭意思。試將各章詳之，做一事必周。事之本末，朴七寔七，不帶一點虛浮，一分滲漏，不僅籩

詩志大雅卷之二十

海陽范王孫輯著

統言厚民也。這一個篤字包着後來許多光輝盛大在享。

成業者得毋念諸。

笑餘曰：公劉與周家再造令主也。其一時創立堂構，遂開後世子孫無窮法物。君以惠臣，是蓼蕪湛露之所從來也。宗以睦族，是行革既醉之所從來也。單以立賦，是丘甸出軍之所從來也。微以取民，是井田什一之所從來也。惄之思慮深遠，不似淺薄之人以一身一家爲量耳。故曰篤。國家有根本之大，皆其祖宗當爲者。而不得委諸子孫，故公劉雖處一隅，而有四方之慮。雖經營于一旦，而有千萬。

詩志

卷之二十

二

詩志

卷之二十

三

箋云：乃有積委。周禮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閭之委積，以資老孤。鄰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羣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路，室有委，候節有積。注云：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倉人凡國之大事，共其道路之委積。

開國者必有以大用其民，而後成。昌明之運，混跡異類，是與民相忤也。因循不振，是與民相狃也。相忤不可用也。相狃亦不可用也。惟轉則精神有以相喻，通天下之志。然後可用以成天下之務。當艸昧之時，而猛然發此一思，卜世百年，永賴之矣。

箋云：公劉之去，卽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土也，沃壤之謂居。卜鄰之謂居，開承家國之謂居。日新，開聚之謂居。若擁此瘠土之衆，日銷鏃于旺氣不鍾之地，匪居也。匪居而能康乎？明明托足於薪火之上，則遷延之志必奪。時時罷國于流轉之間，則蓄縮之胆自開。種七經綸，

所由起也。

○傳曰揚鉞也。疏云鉞大而釜小古今注云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己。韓詩外傳云諸侯有德八錫鉞鉞。

作民之望。楊云溫文而琪栗，儼然示我以韓和之蓄精明而嚴毅，赫然示人以振作之規。玉以象德而瑤以昭文，刀以示有用，容之以示不用。藉云民之神氣未張，而君之神氣先耀，未遑設險于國，而早

鄭義曰：叔子不窩以太康之時失授官至公劉。賓居幽地，蓋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鄭氏以為見。追逐遠于幽也。傳曰：公劉居邵，而遭夏人亂，追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幽，蓋請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

疏義曰、幽于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詩志——卷之十一——四

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壤。爲夏爲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爲戎。太王旣來之後。復爲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此也。諸云邠在岐山之北。

正義曰公劉至邠國先相地居民陟則在巒是覆說相原之事又云順謂順其爲生之事宜與縣乃宣乃畝同謂時耕也又云言居民相土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王豈得不念之而留意治民乎

明而嚴。教赫然示人。以振作之規。玉以象德。而瑞以昭文。刀以示有用。容之以示不。用。蔣云。民之神氣未張。而君之神氣先耀。未遑設險于國。而早已設險于身。

說文。塔。玉之美者。

疏云。此一原也。上既升歟。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溼。故往之泉處。

前之相大勢也。止爲一原。而陟降上下。以胥之後之相形。

論志。 卷之二十 五

勢作都也。止爲一京。而登高統水流覽審視之。始得夫京師之野。儼然一大都會。可爲不拔之基耳。周公營洛。卜河朔黎水。又卜澗水東。瀍水西。又卜瀍水東。從古定都安民。其不苟也如此。

于時處處于時。盧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意象之所經營。有異事。異慮。焉。夫與戎爲伍之日。而精神宏遠。已自如此也。夫。陸羽明云。言有所以言。語有所以語。不自今日始也。亦不能自今日止也。但此後則于此地布而集耳。謀謀先。諳諳而。堂構應之。覺創業之精神。直。蓋。今。臚。築。經營之外。

規恢已遠而謀告從之。見勤民之志慮更張于目前安定之餘。

箕云：盛食其實旅。周禮，遭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徒有序也。宿，可止宿，有室矣。候館，可以觀望者。一市之間，有一廬三宿。姜云：幕成而宴享，非以示惠也。爲民，脩勞也。厚積而崇金，非以惜費也。哀民，失業也。篤政而約法，非以崇儉也。示恩有禮，也是爲公私也。

詩志

卷之二十

六

詩志

卷之二十

七

秋官掌客云：凡膳賓客，固新殺禮。公劉，都至刑，城，殺，禮，也。公若曰：諸大夫寔與予共起艱，膳以口食，禮以膳，長感也。雖然，抑亦物力未豐，勢自應爾。庖人從未嘗以甘膳具公之一膳，器人亦未嘗以奇巧稱公之一膳，安所得展之賓筵哉。

王守溪云：雖不足誇鼎大之烹，要不失需之燕樂，亦慨然。雁魚玄酒，汚樽坏飲之遺風矣。李小有云：王于肥鮮錯列金玉，雜陳之祭，試一還想之歟。

陳道掌曰：後世訓儉之說，非所以篤其臣也。公之意若曰：

采固剛，犧之選也可。執以賽，可執以祭，又何不可。執以燕，匏固河汾之寶也，可用爲佩，可用爲笙，又何不可。用爲酌，况坎爲豕，能脩其首，隱然寓尊卑之義焉。豕水畜，其性喜雨，又隱然寓源流之義焉。濟爲匏，少足和羹，宛然有盐梅之義焉。匏蔓生，其勢曲沃，又宛然有本支之義焉。王者規模意象，自是宏遠。吾故曰：後世訓儉之說，非所以篤其臣也。自是描遙無恙，不絕涉波，故邪俗歲七，斷壘六帖。帖曰：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陞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縱遠堂高，九閨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燕飲之設，主于導和，瓶菜之君，與其臣披藜斬棘，沐風櫛雨，奚翅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等功，醉或狂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于辨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時，各有所重也。不謂禮儀綿慕之日，固能若斯。

呂東菴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

聚者糾合爲兵。非長策也。徵歛無法。非定制也。且失吾中國之意。第介在夷服。土地未闢。無能爲也。公劉之旨。迴于匪居匪康之念者。亮非一日。今旣盡墾闢之功。旣極溥長之利。於是井牧可受而賦法可立矣。

順天則生。逆天則死。匪獨人事。物理亦然。夫日之南多暑。日之北多寒。相之而後可施其調劑之力。忝空高燥而寒。徐空下湿而暑。相之而後可參其栽培之權。觀流泉以相其水勢之順逆。地勢之高下。南東其畝。資蓄以備旱潦焉。

詩志

卷之二十

人

考工記曰。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救之。善防者水注之。

周禮。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衍沃之地。九人而爲井。溫泉之地。九人而爲牧。兩牧而當一井。故必觀流泉以相其地之肥瘠。然後可定井牧以授民。

管子曰。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見水。十分去四。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

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于澤。觀此可見地之美惡。定于水。

陳氏曰。立國之道。皆貴陽。不貴陰。是故以田養民。數以九而取一。以軍衛民。數又以三而成單。蓋軍陰事也。陰事而陽制之。兩則有對。單則無敵。猶之天有衡。負衡重列。前後之衝。三地有輔。輔單列。前後之衝。亦三。三單之制。意蓋微。此故爲中軍之軍。萬二千有奇。爲左軍之軍。萬二千有奇。爲右軍之軍。萬二千有奇。無所取之。取諸單也。中動而左右應之。以三成列。中左右俱動而前後應之。以三成三。則亦井之象也。曷言乎。其軍也。取諸井里。不外索之辭也。

陳臥龍曰。于一井擇三。于三中選一。一居卒伍。則城郭有干城。二居鄉井。則八家亦有武備。李云。井以分民。民無所匿。其數井以役民。民無所偷。其力而家得推三之一。以爲鋒。况一家擇一正卒。於役必精。而又同井之相援。也。死無二心。若家自爲戰矣。四時大蒐。而又倣井而置陣也。

加奇偶肆應。得形之。不敢矣。鄒臣虎曰。常則入其賦。變則因其資。無軍而有軍之用。合則藉其衆。散則懷其生。有軍而無軍之累。陳云。和睦足以相守。歡頤足以相先。夜

足以聞聲。盡戰足以相識。無聚軍之名而已。聚無養君之費而已。養。

董子曰。立口軍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多寡相補。幸百畝而三口。天子地方千里。法三分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間巷街路市官府園圃姜園臺沼様采。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軍。此奉王家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各萬三千三百三。

詩志

卷之二十

十

口。爲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伯七十里。三分除其一。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子男方五十里。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而立小國。此周制也。

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卒。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今公劉遷于邠。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傳曰。三單相襲也。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正義曰。此發卽在道。

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单相襲。謂二行皆單。而相重爲單也。

李云。軍之所憂者莫如食。而有成軍之利。無養軍之害者。莫如井田之賦食。徵田爲糧。非以徵法公田所入。爲軍之糧。自裕于徵法之中也。何也。民各授其私田。卽習兵者。猶然緣南畝也。故兵不起。則民得自蓄其糧糧。民共治其公田。卽習兵者。猶然給公上也。故兵卽起。則民亦無意於耕。蓋而什一之賦。可專爲朝覲祭祀賞罰之需。而不復屬於兵戈矣。曰。徵田爲糧。見井田與軍法相表裏。云爾。

詩志

卷之二十

十一

陳臥龍曰。八私一公。九一也。非什一也。日什一者。何以。以給民。一以供上。一以餉軍。故什取一也。然則徵之法。不盡爲軍。而徵田之根。亦卽以供三軍之用也。以一井養分人。其力舒。以某井給某軍。其供快。

陳云。古之畝大。今之畝小。周百畝。猶殷之七十畝也。則島得不變通。是故上地田百畝。菜五十畝。則度其半于百畝而徵。中地田百畝。菜百畝。則度其倍于百畝而徵。下地田百畝。菜二百畝也。則度其二千百者而徵。徵者微也。徵國與民而合計之。徵兵與農而合計之。徵

地與食與人而合計之。

啟云未章處新張也。

釋水云絕流曰亂正義曰水以流爲順橫渡則絕其流故爲亂。

正義曰銀冶鐵之名非石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礎質故取之礎者磨刀劍之名亦非石名謂取其爲礎之石耳鍛礎所用施于斧斤所以利器用也箋曰芮之言內也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云內曲裏也外曲表也釋言云鞫窮也謂曲水窮蓋之處也。

詩志

卷之二十

十一

荆楚亦祝融之後也勾吳亦泰伯之後也一時偶居之後厥化于夷公劉避夏之亂寢居西戎西戎之俗依便水草而已而公劉必上下胥原聲居不定而已而公劉必告作邑居曾長部落而已而公劉必君宗以統之食獸衣皮弋獵爲教而已而公劉必藉于訟定賦定稅雖混迹戎夷自不失去中國之意其寢居之以自存也其不失中國之意以自別也意像之所經營超然遠舉卒之混一區宇豈偶然哉

陳大士曰太王之遷也以迫逐公劉之遷非以追逐也擇

而取之也富庶之後而遷都故其後遂大西戎當黃河之曲土地肥美宜稻蓋黃河在天下皆害而在河西獨利積倉糧糧固然耳古之建國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甘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夫定軍賦也取屬鍛也爲政有三取材有五誰能去之公劉始遷之時卽治及此有備也夫

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河酌

詩志

卷之二十

三

序曰泂酌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論詩曰此詩與召誥誠民祈天意同可以解讖者言天神享之也夫遠水微流何遠至此由設祭君子奠樂第易爲民父母箋云行潦可以沃酒食之餌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累物左傳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雅有行葦羽酌昭忠信也

陳大士曰酌之專於行潦則其恃者輕若曰有大于此者益甘心焉而已矣注之專于餌信則其用之者已隘若曰

苟小于此者當徐暨焉而已矣。

君子由曰流漆水之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餌餧言物之無不可用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

沈無回曰平淡美之政所以戒之也若曰民常父母乎亦可以仇我民常我歸我息乎亦可背我弑我則俟王自悟而公不言也。

董子曰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行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故傳曰民之所好七之民之所惡七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孔子間居曰樂以強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上之聚好去惡也倚凌厲而出必疎經柔順而入心審試觀行潦平夷卽利導之机突兀有壅閉之勢故民遇暴戾之主而殘遇慈仁之主而惻人情物理之固然也因知暴戾慈仁主心体而言也殘與惻則其及人之詞也其後來者也

張云父母之可瞻可依非僅以其名而已惟其不爭勝于民無取快于民也苟有勝于民之心必將爲雷電鬼神之

詩志

卷之二十

古

詩志

卷之二十

古

不可測而其民且惶顛而靡所之苟有快于民之心又將爲征繕誅求之不可堪而其民且重足而不得寧必豈弟而樂易明開趨向之路使民有所憑以往明措底定之坡使民有所賴以息故尊而親用之必渙而卒用之危而安用之勿撫不可下以輕民而逞欲君子事也。

疏云潦者雨水也行道上兩水流聚故云流潦傳曰鼎祭器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灌滌也溉清也特牲注云灌滌也則溉亦是滌洗之名謂滌之使清潔

傳曰餌餧也釋言云饋餧稔也孫炎云蒸之曰饋均之日餧說文云饋一蒸米也饋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饋饋必復以水饋之令飯氣均流也先言餌餧後言灌滌所及愈下陳大士曰先貴而後賤者物之報也每况之於下而愈知乎上者權之微也是故王者之於民也其豈第不能卽及而先有以見其端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竟內者天下之象也蓋動于其本受于其始而知大澤之將至也且王者之于民也其豈第不能盡知而當有以示其獎罰自上而下以明無有不罰也賞自

下而上以明無所不賞也。上言所思下言所息而知天下莫不至也。

詩弋曰：舊以行潦典君子，似乎太棄吾謂民猶水也。所以載君可使之遠乎？有豈弟之德，則能酌取民情，挹志于下，俾其注心于我不至。迥然相隔，方且仰之爲父母，而攸歸攸暨矣。小苟子曰：民猶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涉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泊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

詩志 卷之二十
言民之父母，而繼之以攸歸，終之以攸暨者，何也？暨，息也。謂休息也。諷以民心歸服之後，養宇宙以和平之福。毋紛更多事，以勞擾之也。觀卷阿之餘，民勞終作，知老成之爲慮深矣。

卷阿

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臣，故其字从臣。嚴華谷曰：成周朝吉人雖多，不可無大賢以爲之統盟。周公有明農之詣，將釋天下之重負。康公慮成王涉歷尚淺。

任用非人，故作此詩。反覆歌咏，有言之不盡之意。欲王感悟，虛心屈已，以求豈弟之賢而佐之。

吳岱穉曰：極治之時，人主逸欲易生，在位老臣漸謝，而小人已伺乎其旁。政府要地，非得賢者相繼秉軸，無以保治。詩側日：全要得他一種憂盛危明之意。

論詩曰：誥因營洛邑，發端則形勝勢雄，惧王志驕焉而誨之以永命。永命莫如和民，和民莫如敬德。詩因游卷阿，發端則景和氣淑，惧王心蕩焉，故誨之以彌性。匕匕莫如任賢，任賢莫如禮恭。誥語莊而盡，使之暢詩語婉而含令人。

詩志 卷之二十
思老臣納誨，苦心千載，如見。

書君奭，周公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牧罔最不及，竒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陳大士曰：召公思去，周公畱之，兩而後矢。

鳳凰之歌，猗與盛哉。身相四朝，其造于周豈淺哉。後三十三年也。

鄒肇敏曰：來歌者何？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于庭，王接瑟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感

以靈賴先人兮恩澤殊于胥樂兮民以寧意者其卽是

歟

詩七曰善爲學者游舞雩而問崇德脩慝若認定杏壇爲教席是拘儒之見也善納諉者游卷阿而矢任賢彌性若認定金華爲講席是庸臣之識也

泮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等句王肅孫毓俱以爲周公著書名無逸召公戒君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孔穎辨之以爲無逸者心也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爲逸矣俱非也此召公發端之語有無限憂危

詩志

卷之二十

本

之意在蓋諸臣之逢君也必借勤勞爲端以導之逸豫忠臣之諷君也亦必借閒曠爲端以啟其網繆故四方之艱難當使人主知之四方之寧謐正不妨使人主知之意各有所本不可不察也

吳云召公不奪其游也但于賞心快志之時令其勘天倪之局鑰不去其休也正于景收塵息之後欲其識性命之沉浮意若曰試驗今日之樂果能不爲動搖不爲物轉乎合性則爲元和雜性則爲戲豫其浸淫之賓不可不思以備之也

陸羽明日不有爾身孰爲爾游爾休不有爾性又孰爲爾身召公意在進賢而恐王之未遠察也計莫若迎其愛身之意而徐感動之魏仲雪曰所爲挫彫琢之刃以彌其攻取敬恭默之思以彌其昏散明匕自有其術吉人吉士卽其俾之者也

朱傳或曰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周禮小司寇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司會注云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

詩志

卷之二十

本

爲翼之名非無因自命者也必處于馮之地而後其馮見而後馮之名不虛必授以翼之職而後其翼呈而後翼之翼乃肖鼎所以爲調也有鼎而益晦不入焉鼎也與哉瓊所以爲灌也有瓊而黃流別注焉瓊也與哉

呂東菴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寔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賾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宣王之居內者惟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敵材輕非師傳之比皆此意也陳大士曰孝友之人與豈弟之資近亦

與福祿之事應

胡云。欽福之道。錫極爲先。則彌性必。要之儀世而始真。故又以爲則爲綱期焉。

二以字承。四有字來。見待用者備也。下文二雜字承。多字來。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見不以不使不命。雖有雖多亦無如何矣。

德之多瑕。無間容矣。儀之不咸。亦無間德矣。人主之事。居高而接遠。故但言其光顯者耳。

顥昂圭璋。自我若者也。聞望之令。自民見者也。是卽出身顥昂圭璋。自若者也。聞望之令。自民見者也。是卽出身

詩志

卷之十七

主

加民之事也。划云。說在觀臨之義。我惟臨之耳。而所與于天下者已多也。以所示爲與也。四方惟觀我耳。而所求于我者已多也。以所見爲得也。顥上昂上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卽爲四方之綱者何也。人必有所得于我。而後有以服其心。必有以服其心。而後可使從吾之所爲。彼將謂吾君聖明也。其所施必無不當者也。且吾君之所加民者。其所以爲也。彼之所爲。我不可不爲也。何也。服于其素故也。聞之近小臣者志渝。近老臣者休薦。婦子親則長之媒。婦士接則糾之恭。不知幾絕虧鳩之則。而後獲此顥昂也。然

非徒豪傑也。蓋而不寡秀而英中。遇視之。又如其溫而理

廉而不鄙者矣。挹是溫潤之體。從琢磨中出者也。合而言之。則覺其如圭焉。分而言之。則覺其如璋焉。

笑云。人聞之。則有善名。譽之。則有善威。德行相附。傳曰。翹翹衆多也。笑曰。羽聲也。亦與几鳥也。疏云。鳳飛則舉。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房字。

如此說與下。有情急意。

鳳飛則几鳥從。故鳳字爲几鳥與。

鳳之亦集爰止。亦傳于天。就其于飛時。而想像之。言鳳固子飛也。而亦集亦傳也。非翔翔遠舉之終不可致也。鳳固

詩志

卷之二十

主

亦集亦傳也。而又自于飛也。非僕飛知還而枳棘之不顧也。其軒翥借枝之情。與遷回不下之狀。悠然足以思矣。故下文復有舉翼雍喈之咏。魯云。儀于虞庭。其傳于舜之天耶。鳴于周岐。其傳于文之天耶。有御天之龍。何忠無傳天之鳳。

士則士耳。吉何以稱焉。夫吉無不利。否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故泰運之闢。有吉祥焉。泮與。優游時之吉也。挾義負仁。通經以昭其瑞物之吉也。渴養孝德炳蔚以著其積士之吉也。行修德立。得一身氣吉。惟君子命婦于天子。得一

國氣吉。婧于天子因婧于庶人得天下氣吉。卽就士之肝腎論之亦奇矣。何也。吉故也。轉就士之所引翼而卽成。昂圭璋令聞。令望者觀之抑又奇矣。何也。吉故也。若抱德而傲以峩岩。幽士也。非吉士也。卽功名而趨以利祿。俗人也。非吉士也。

孫云。王襲重熙累洽之運。以愈養其和平。則不。利于有材士。而利于有吉士。吉者。鋒穎俊備。都無可見。祇覺羽可儀模。可範。有育物之命。培國之元者。一種瑞氣。隱七萃林薄。周也。朱云。從古服臣道者。曰忠貞。曰直諭。莫不從矯偏濟。達之功。以命其奇。而上下文孚之世。總所不居。第從感惑。無已者。指之爲猶而已。

天子曰媚。庶人亦曰媚。詩人下字極奇。當爲挾出。袁云。庶人居蔀屋之下。而收棫樸龍光之寶。以爲媚子。本不號爲奢。天子坐法宮之上。而討古今間出之彥。以事庶人。尚宜防其棄。必曲身謹伺之。而後可幸無督責耳。吉士聲誦讀之精神。以逢庶人之嘵笑。動爲猶自慚其拙矣。

鳳凰鳴于高岡。賢士之生。必于治朝也。梧桐生于朝陽。聖主之興。必于盛世也。

王云。干此得奇之象焉。間出之英。

此宜後處。若訂期于五百。干此。又得偶之象焉。清淑之氣。不先不後。若值美于一時。高云其鳴也。似婧天子。似媚庶人。不啻宣鳴翼孝德之元音。其生也。可網四方。可則四方。恍如作天地百神之物。睹。

菱曰。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喻明君出也。生于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

釋鳥云。鶠鳳其雌皇。大戴禮。羽虫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說文天老云。鳳象鴻前麟後。蛇頭魚尾。鶴頸鷺足。

詩志 卷之二十

圭

龍文龜背。燕領鶠啄。五色備舉。出東方有道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飛則羣鳥從以萬數。韓詩外傳。鳳首帶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食有質。飲有儀。游必擇所。飢不妄下。其鳴也。雄曰節。七雄曰足。七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天目。像日。背像月。翼像風。足像地。尾像棘。九包六像。頭像命。心合度。耳聰達。舌訥伸。彩色光。冠矩州。距鏡鈎。音激。

揚腹文戶

五行傳曰。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虎授言從義成則神龜在沼。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皆脩母致子應也。

淮南子云。二皇鳳至於庭。呂氏春秋。黃帝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左傳。鳳鳥氏司曆。杜預云。鳳知時。故以名曆官。

楊升庵。鳳賦曰。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鳳過而睨之。得鳳象之二。鳳翔而企之。得鳳象之三。鳳集而薦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會之。得鳳象之五。鳳朝夕比之。沒身居之。

釋木云。櫟梧。注今梧桐。埤雅云。梧桑。皆五焉。其子似乳。織其桑。鶯生多或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桐乳致巢也。詩揆考証云。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則知九州異君。然則此詩言梧桐生矣。則四海一君吉人吉士。思出而效周之時也。

陸羽明日世皆知。蕪輪結駕之榮。朝固有命車。錫馬之典。故復以車馬諷焉。劉云。亦非無因而舉此也。蓋從卷阿之游。觸目于五路在陳。六飛在御。而不覺愀然念。還欲王穆然思耳。

既云萃七箋七雍七喈七。則招致之具。固不在區七名器間。而政不外此。以成其玄感也。夫是庶聞者不然。則有辭未然。則有待。而今何如也。且盛世之君。固無俟餘于乘。而始敦禮于四方。然物力絀。則措置爲勞。而今又何如也。六帖曰。有是車馬而善用之。駕御之軌物也。有是車馬而

詩志

卷之二十

辛酉

詩志

卷之二十

壬戌

不善用之。長倣之虛器也。鄒云。夫是車馬也。惲行之丘鳥。每思借以自親。濡翼之采鵠。亦欲竊以自閑。君子惟無竊之者。亦無借之者。故裕也。試就車馬而想其有思借者。可喜也。轉念其有欲竊者。可危也。葉云。不在。旣其名在。旣其寔。此庶閑者。經百年之積。非一日之聚也。積于盈而不通。則成睽君子。惡其盈也。物盛則倚衰。無所以用之君子。憂其旣也。御士如御馬。員士以作其輜。厚士以植其輔。信士以當其輶。忠士以持其軸。相士如相馬。絕塵者以調良驥。嘶鼯者。